

依心曲自来唱

“惠山泥人”手艺人蒋氏父子的故事

| 杨文集 文 |



蒋氏20世纪50年代全家照，前排右一蒋金奎，后排左一喻湘涟



屋子里有一股泥土的味道。

在惠山脚下“寺塘泾”旁的“泥人一条街”，叮叮当当的打泥声不绝于耳。位于街中央的蒋氏祖屋里，蒋三元（1860—1911）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下面，用一团黑色的泥巴，仔细捏一个小泥人儿。这种时候，他不喜欢被打扰。

但他希望儿子蒋金奎（1899—1977）来打扰。果然，小子屁颠颠地跑过来。蒋三元从一大块黑泥中抓出一小块，放在手里搓成条，然后故意把一端压弯，立在桌子上。还没桌子高的儿子蒋金奎，就一直盯着那块立着的泥土，下弯的部分没有继续下塌，整块泥土也没有下坠。这个时候蒋金奎会特别惊讶也特别高兴：一团泥，经过爹爹的手，一个人物、一只动物，三下两下就捏出来，和变魔术一样令人称奇。

时光定格在清光绪年间。蒋三元已是惠山泥人街上成功的经营者，开了一间自产自销的“蒋万顺泥人耍货店”。“细货”精致，“粗货”更是闻名于业内。

蒋三元从六岁开始，就随祖父蒋万顺学做泥人，现在他六岁的儿子又跟他学做泥人，这叫代代相传，口口相授，手手相教。一条街上的泥塑手艺人都是这样的，跟着爷爷爸爸学习祖传，爷爷爸爸都是种田的粗人或祠丁，没理论没文化。也就是说，无锡惠山泥人，它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艺术，泥随心造，它呈现的是多姿多彩的民间习俗。

“我捏戏文，凭兴致格。”蒋三元嘴上老挂着这句话。后来儿子蒋金奎也常讲，“我们做惠山泥人是‘依心曲自来唱’。”



早期蒋三元的惠山泥人以“粗货”居多。“粗货”亦称“耍货”，主要供儿童玩耍，形象大都为儿童与动物，造型简约夸张，彩绘粗犷鲜明，工艺简单快捷，生活气息浓郁，以简单的陶模压塑印制，也称为“印模”。即先做好原型，然后翻印出泥胎（模子），用湿布或湿笔擦洗表面，以保持作品表面的光洁与平整，待模子晾干后，还要用火烤一下。

耍货中的小型玩具多为单片模制

成，泥人的正面用一块模子翻印，背面用手按平即可。这种泥人通常是实心的。蒋三元与其它手艺人，后来动脑筋发明了另一种双片模印制，正反面都用模子印成立体造型。双片模印的泥人可以形成空心状，减轻了泥人的重量。他们制作的“观音”“寿星”“大阿福”和各种扑满等都是双片模印制。经蒋三元捏制的“粗货”泥人造型，饱满丰腴，外轮廓一律弧线完成，整个作品都不见棱角，绝无斧斫痕迹。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简练的手法。

惠山泥人素有“三分塑、七分彩”之说，可见彩绘的重要。蒋三元先要在泥胎上涂一层白粉，称为“打底”，然后逐层施彩。他非常重视色彩的含蓄与和谐。传统工艺采用矿物质中国画颜料上色，常用的有花青、石绿、赭石、青莲、群青、金粉、银粉等。这些颜色所形成的气氛和谐、内在，构成了含蓄、古朴的风格。

“细货”亦称“手捏泥人”，是在惠山泥人进入兴盛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品种，以手工捏塑戏曲人物和折子戏文情节为主，所以又叫“手捏戏文”。当时在惠山最出类拔萃的艺人是周阿生和丁阿金，他们在“手捏戏文”的捏塑和彩绘上都有过很大的创造发明。他们是蒋三元最要好的同行朋友，也是他最认可的同行师傅。

最初的手捏戏文多为“捏段镶手”，即先以手工塑出身段、手臂等各种部件，然后组装黏合在一起。继“捏段镶手”之后，又出现了“印段镶手”工艺，即先用模子印制头和身段，然后捏出手臂镶装上去。镶手时，还必须加一条泥片，以使肩膀平稳，手臂坚固。不论哪种方法，都必须在泥料中掺加棉花或丝绵纸。

“细货”较之“粗货”以近似写实为艺术基调，造型精美，彩绘精细，工艺精湛，人物个性突出，情感丰富，所以深得外地游客尤其是上海人的欢迎。蒋三元经常应上海客人要求定做手捏戏文，他从这个业务中觉察到商机，与以“细货”见长的艺人丁荣培（丁阿金长子）的泥人作坊联合，在上海商业繁荣的城隍庙开设“天顺华泥人店”和“大世界泥人店”。

如果说初期的泥玩具以单纯、洗练著称，那么手捏泥人则是以生动、活泼见长。它细腻的表现手法和明净绚丽的色彩，无一不流露着江南人的审美习性。蒋三元和丁荣培在手捏戏文的工艺过程中，始终坚持“从下而上”“由里到外”的原则。“从下而上”是指

从人物的两只脚开始塑，向上逐步塑造出腹部、胸部，最后安上头，这样，容易掌握人体的比例和变化。“由里到外”的意思是先塑造人体的躯干，然后添加裤子、裙子等衣服，这样就不会破坏骨干的姿态。做衣服时讲究“边薄中厚、下薄上厚”，衣袍的边缘薄一些，可使边缘整齐规矩，又能增强衣纹的飘逸感；泥片的上部和手臂间要增加一点厚度，可以保持较高的强度，不易损坏。

蒋三元创作的手捏戏文《定军山》《长坂坡》《桃园三结义》等，精巧美观、生动传神，其造型方法讲究“一印”“二捏”“三镶”“四压”。一印，是用模子印出头形的坯胎，然后稍加修饰，再加上装饰品；二捏，是捏出身段；三镶，是把头和手臂安在身段上；四压，是在镶好手臂的泥人身上压出衣纹。

蒋三元和丁荣培在联合经营十多年里，珠联璧合、情同兄弟，谱写了惠山泥人史上一段佳话。他们最先把惠山泥人店铺开开设到上海，让更多人把手捏戏文买回家放在案头，并通过上海这个窗口把惠山泥人销往海外，对扩大惠山泥人的影响起到了重大作用。



家传师授，使蒋金奎从小就天赋独具，聪慧过人。7岁时，蒋金奎被父亲送进了惠山寺千香殿“锡麓书院”读书。父亲蒋三元说：“我读书少，文化程度不高，我的泥人多是在传统造型上变变小花样，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同于一般的民间艺人，能集各家名师所长，创作出优秀作品。”

儿子蒋金奎、侄子蒋子贤都不负他的重望，日后成为杰出的惠山泥人大师。

蒋金奎13岁时，父亲去世，他开始独立支撑商店。幸得丁荣培将贤惠能干的女儿嫁入蒋家，帮助照应一切，“蒋万顺泥人耍货店”长盛不衰。他的店尤以粗泥货知名，虽说粗泥货主要靠模子成批翻制产品，但蒋金奎肯动脑筋，时常创新品种，题材都是来自老百姓的生活。蒋金奎捏的春牛、蚕猫，绝不带重样的，来买的人都很喜欢。“蚕猫”和“春牛”是惠山粗货泥人中与农耕活动紧密结合的典型。

譬如在春耕时节畅销的“泥春牛”，牛身上绘着青黄两色，共同寓意庄稼的良好成长和收成。惠山农村中也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“摸摸春牛头，种田不用愁，摸摸春牛脚，种田不用慌。”蒋金奎的“泥春牛”正是应承这种民俗、农俗而制作的。

在惠山泥人的儿童玩具中，最常见的是蚕猫。

在清代《广蚕桑说辑补》“杂说”中就有记载，“蚕最为鼠所喜食，饲蚕者不可无猫。无猫之家，每以泥塑假猫外加粉饰，置蚕室中吓鼠，此可暂持，久则不灵。”

彼时江南之地，多为桑蚕之家，鼠患严重，偷吃蚕宝宝，对养蚕威胁很大。养蚕户就买了蚕猫来镇鼠。久了，农村形成了习俗，只要养蚕户，家里有猫没猫都会买一个惠山泥人的蚕猫放在养蚕室。

蒋金奎捏泥技艺高超，并以捏蚕猫十分传神而闻名，被尊为惠山泥人

的“猫王”。“蚕猫”是一种高约11cm的泥猫，呈蹲坐状，通身金黄，并用破笔梳画出黑色斑纹，圆目怒瞪，长须似帚，形如猛虎，威风凛凛。

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“蚕猫”“春牛”同“大阿福”等一起成为庙会、节场、集市的热销品。同时还有“车张仙”“车状元”“车老翁”“车老虎”等一系列装有托板和泥轮、可以灵活滚动的泥玩具，亦有用多个小泥人叠起来的“叠罗汉”（惠山泥人行业称为“堆子”），还有身披锦衣、头簪茉莉花的“小花因”，以及身背娃娃、缠着小脚的“苏州娘娘”。这些造型各异、色彩缤纷的乡土泥塑，构成了惠山粗货泥人的绚丽画卷。



惠山粗货泥人的主要市场在农村，销售对象除了周边地区赶节场和庙会的农民外，还有苏北船帮。每年中秋节前后，苏北就有六七百条船，约2000余人，陆续来惠山采购泥人。贩运泥人是当时苏北部分农民的副业，他们带来了米、豆、棉花、花生之类的农产品，多半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取泥人。每到八月半，苏北人就摇着“毛毛船”到蒋家门口，用带来的米、棉花、大豆换走“蚕猫”和“春牛”等粗泥货，再沿途兜售，或做套圈游戏的道具。

除苏北船帮外，还有部分无锡的“干面船”（贩运面粉的船）将泥人捎带到外地。惠山粗货泥人赖此运销到江苏广大农村，部分还流入山东南部 and 浙江的杭、嘉、湖地区。

1921年，蒋重珍（无锡历史上首位状元）后裔在惠山上河塘建起蒋氏宗祠，蒋金奎的家及店铺就在祠堂隔壁，他一边经营惠山泥人生意，一边挑起看护祠堂重任。这以后好多年，蒋金奎的泥人生意越做越兴旺。“回眸创业先宗事，弹指经年后世鸣”，蒋金奎把它归功于祖先庇佑。他为人诚恳，乐于扶助同行，商业信誉良好，一时间，他开的泥人店门庭若市、闻名四乡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1937年日寇侵华，无锡沦陷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惠山泥人作坊纷纷倒闭，艺人流离失所。在这期间，坚守着这项传统手艺的蒋金奎，移家眷到内地，自己孤身一人守家园，除制作原有的经典泥人外，还创作了以抗日为主题的“马竹”等作品，来表达对外国入侵者的愤慨之情，并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。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政府十分重视对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开发和保护，1954年7月，无锡市成立了惠山泥人生产合作社，年愈50岁的蒋金奎积极加入合作社，是省联社筹备委员会委员、无锡市人大代表。1958年，合作社改成惠山泥人厂，惠山泥塑得以高速发展，期间，蒋金奎积极投入火红的生活，潜心钻研，集各家之长，融会贯通，继承和发扬了惠山泥人的地方风格，创作了《渔民之子》《乘风破浪》《水乡丰收》等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，广受好评。

当然，最让蒋金奎庆幸和骄傲的事情，是他启蒙和影响了他的外孙女——当代惠山泥人杰出代表人物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首批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”喻湘涟。（图片由蒋立新提供）